

死人之嘆息



海上

光華書局印行

1928

滕固著

死人之嘆息

光華書局印行

自記

一九二三年的暑假，我回到祖國，日本大地震；我的白山上的寓所，雖倖免於難，而已被充爲難民收容所的了。在這時，我失去了數十冊貴重的書籍，不足爲奇！又失去五冊 Note Book，至今心中刺刺不安。這五冊 Note Book 裏，有未完篇的小說稿，日記稿，雜文隨筆稿；詩稿，一大半沒有發表過的。蒼天厚我，教我不要獻醜，我當然感激牠的。然而區區心血所寄，譬如自己生的兒子惡劣，不顧人家把他打死；我這未能免俗的傷感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
於是我想起整理舊稿。在這名著如林的出版界上偷耽耽地挨進一脚，湊個熱鬧，一樣是腳，人家是套上絲光襪，穿上漆皮鞋；我是瘡痍斑剝，紅腫不堪；殘疾者的赤腳。相形之下，美醜彰然！假使人家的腳脫去了鞋襪，是否和我一樣的殘疾破爛？那我不得而知。我也是染着評頭品足者流的傳統習慣，「只重衣衫不重人！」

以此推想看官們，對於人家的腳當然恭而敬之，對於我的腳掩鼻而過之；就是鞋襪先生們也感到羞與爲伍，憤而斥之，從此我的腳，沒有立足地了。那末我硬要揆進去的原因，究竟何在？一層是尋那和我同患惡毒的病人來憐憫。一層尋那天醫國手來診治。

人類本來是赤脚的動物，鞋襪的發明，爲了裝飾嗎？爲了遮羞嗎？這一個問題的考察，要起 Carlyle 先生於地下了。若是 Carlyle 先生在世，聽得這個問題，他的思想會動搖了；他對於衣裳哲學的考察，進而做鞋襪哲學的考察了。我於是翻出「史記」，把張良圯上進履的故事，翻成英文給他。當此支那學說盛行於歐洲的時候，他老先生撫了鬍子，一定萬分歡迎。著一部「納履者」，與拉丁文爲名的 [Sartor Resartus] 後先媲美！在這時，或者我也可得到一個博士銜。可惜 Carlie 先生早作古人，這博士的夢想，終竟沒有實現的時候了。

閑話休題！這一隻爛腳上的瘡疤血跡，也是三四年來殘病的成績。一大半，在

地震時被人家無意之間剝刷去了。這一大半柯一岑兄爲我保留在幾年前的「學燈」上；和其他朋友們爲我保留在別的雜誌上。在這裏，我不盡的感謝他們那種嗜痂的好意。

窗外紅葉蕭疏，顯出秋娘的嫵媚；她是譏笑我浪費青春，她是惹起我晚秋的傷感。我撫着自己的爛脚一看：還在流出膿血。啊！我的殘疾永不會療治的了。一切願望，一切……一切的一切，祇有流涕長嘆息。

一九二四，十一，八。自記於東京澁谷

原书空白页

此集謹獻

方光燾
宗白華

兩兄

滕
固

—— 種 三 第 集 作 固 滕 ——

死 人 之 嘆 息

原书空白页

獻本之詩

慈悲的說教者，

聽，請屏息地聽！

他硬把青春活埋，

開始無窮的長嘆。

他含住母親的乳頭，

飲了無數的靈漿；

他活了，母親死了，

他留下些悲痛的嘆息。

他陶醉在銀光的海裏，
青萬的鯨人裹抱住他；
黃金的愛，倏忽幻滅；
他留下些甜蜜的嘆息。

故國，異國，他鄉，故鄉；
人生的旅路無盡長！
歸來——沿途嘔血，
他留下些幽沈的嘆息。

他看見灼熱的油鍋中，
煎熬着行尸走肉；

銀河的水，洗不盡腥臭；
他留下悽憫的嘆息。

慈悲的說教者，
聽，請屏息地聽！

待他的長嘆休止，

就把他葬在你們的胸次。

一九二四，十一，三。滕固稿於東京澁谷

目次

目

次

獻本之頁

獻本之詩

第一輯 詩

瀨戶內海

異端者之懺悔

一個 Sketch

海上悲歌前曲

海上悲歌後曲

黃金時代

湖水

記憶

聰明

寄 HW

梵唄外五首

悲劇作者頌

死的消息

顫音

荒城的一夜

蘆間之屍

和田山之秋

死人之嘆息

第二輯 散文

次

目

小品

生涯的一片

關西素描

秋祭

遺忘的彼岸

無窮的創痛

低微的炭火

自記

瀨戶內海

長行客，

在瀨戶海上，

漂來浮去，

八九次了！

海水，

一年年的青碧！

長行客，

一年年的孤寂！

•
•
•

海水裏，

映着長行客的面顏，

瘦削的，

海水把他洗得清鮮！

。 。 。

漂來的時候，

躍入你溫暖的懷抱；

浮去的時候，

脫出你沈默的桎梏。

。 。 。

長行客，

死在沈寂的荒郊；

海水，

飛漲了萬丈的狂濤。

異端者之懺悔

他所有的秘密，

論理不能解釋；

他所有的悲痛，

上帝不能慰藉；

他所有的罪惡，

牧師不能回贖；

他只希望有個詩人，

將祕密告訴你，